

越界婚姻的伦理窘境:评史密斯《南街》

庞好农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史密斯在《南街》中通过越界婚姻的悲剧揭示了美国社会婚姻伦理与种族越界的冲突,抨击了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对人性的压抑和毁损。种族心结、消极文化移入和执法不公的相互作用严重损害了越界婚姻的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婚配伦理的沦丧,加大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隔阂。种族主义情境场使黑人和白人的生活步入一个可怕的婚配伦理怪圈,白人对黑人婚配自由的限制和剥夺都是违背社会伦理的,朋友和家人对越界婚姻的“善意”干预不利于对幸福婚姻的追求。这部小说开拓了美国城市自然主义小说的主题空间,谴责了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和黑人的内化种族主义所构成的系统力量和情境力量对真爱婚姻的阻碍、压抑和伤害,凸显了人性的伟大与局限性。

关键词:威廉·加德纳·史密斯;《南街》;越界婚姻;伦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5)06-0035-07

The Ethical Dilemma of Cross-Race Marriage: A Review of William Gardner Smith's *South Street*

PANG Hao-n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the tragedy of cross-race marriage in *South Street*, William Gardner Smith reveals the conflicts between marital ethics and ethnic passing in American society, making invectives against the repression and destruction of humanity in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The racial complex, negative acculturation and judicial injustice combined together greatly do harm to the legal rights of cross-race marriage and result in the loss of social marital ethics,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whites and blacks. The racist situational field leads black and white people into a terrific trap of marital ethics. Any of white people's restriction on or deprivation of blacks' marital freedom is a violation of social ethics.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friends' well-meaning interference in cross-race marriage is unfavorable to the people pursuing happy marriages. This novel expands the themes of African American urban naturalistic fiction, blaming the systematic power and situational power, which are caused by white racism and black internalization of racism, for the hindrance, repress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marriage based upon true love, and thus highlighting the greatness and limitation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 William Gardner Smith; *South Street*; cross-race marriage; ethics

收稿日期:2015-08-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裔美国城市自然主义小说之性恶书写研究”(14BWW074)

作者简介:庞好农,男,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威廉·加德纳·史密斯(William Gardner Smith, 1927—1974)是美国20世纪中期的著名非裔城市自然主义小说家。他出生在美国费城,但大部分时间却生活在法国,经常到加纳等非洲国家从事新闻报道和采访工作。他还多次应邀在法国电台和电视台的专访节目中担任嘉宾,述评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政治斗争、民权运动和种族问题。^[1]他的写作主题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黑人抗议小说传统密切相关,通常被学界列入以安·佩特里(Ann Petry, 1908—1997)和威拉德·莫特利(Willard Motley, 1909—1965)等为主要成员的“赖特部落”作家群。在其文学生涯里,史密斯撰写了四部长篇小说《最后的征服者》(*Last of the Conquerors*, 1948)、《天真之怒》(*Anger at Innocence*, 1951)、《南街》(*South Street*, 1954)和《石头面孔》(*The Stone Face*, 1963)。《南街》是史密斯的代表作,该小说关于越界婚姻的描写不同于内拉·拉森(Nella Larsen, 1893—1964)在《流沙》(*Quicksand*, 1928)和《越界》(*Passing*, 1929)里所描写的冒充白人越界进入白人社会的故事,而是讲述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越界婚姻经历。^[2]《南街》取材于史密斯在费城黑人平民区的生活经历,揭示了美国社会婚姻伦理与种族越界的冲突,抨击了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对人性的压抑和毁损。史密斯关于越界婚姻的伦理思想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他将婚姻伦理从传统种族理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认为婚姻伦理是人性道德的最高境界之一。正如黑格尔所言,“伦理性是客观精神的终结,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自身的真理。”^[3]因此,笔者拟采用黑格尔的伦理观,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史密斯在《南街》里所揭示的越界婚姻之社会伦理与种族心结的内在关联:系统力量的隐形之手、情境力量的显形之手和个体力量的多维之手。

一、系统力量的隐形之手

所谓越界婚姻指的是种族或族裔背景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婚姻。从黑格尔的社会伦理观来看,越界婚姻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伦理观念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夫妻双方的融合与冲突中,或者使婚姻延续下去,或者使婚姻夭折。^[4]在这类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与异质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调和密切相关。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越界婚姻是世界跨种族婚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伦理问题,拷问社会的容忍度和人们的良知。美国黑人自1619年被卖到北美大陆为奴以来,他们虽然与白人处于共生状态,但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成为了白人歧视黑人的主要理由。按照传统的种族主义观念,只要一个人的祖先曾经是黑人,那么其后代,即使其肤色与白人无异,也会被视为黑人,遭到种族歧视。在美国黑奴制时期和美国南方重建失败后,白人在跨种族性爱或婚姻方面持双重标准:如果白人男性与黑人女性发生了性关系,即使违背了黑人女性的意愿,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如果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发生了性关系,即使是得到了白人女性的同意,黑人男性也会遭到法律的制裁或私刑。^[5]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一些州虽然废除了黑人不得与白人结婚的禁令,但是以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为主导的社会系统力量颠覆了人们在跨种族婚姻方面的社会伦理,白人种族主义者把法律废除了的婚配禁令演绎成一种隐形之手,威胁和干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婚姻。史密斯在《南街》中描写了美国社会系统力量与越界婚姻的内在关联:种族心结、消极文化移入和执法偏见。

首先,种族心结指的是两个或多个种族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长期冲突、敌视或伤害所形成的一种相互排斥的种族心理,时常导致种族间的矛盾或不和谐关系。美国黑人在历史上被白人奴役了246年,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他们在名义上摆脱了奴隶身份,但种族主义者仍以种族偏见为手段,肆意削弱黑人刚获得不久的公民权。南方重建失败后,南方各州剥夺了黑人的公民

权,相继颁布了《黑人法典》^①,严厉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6]如果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发生了性关系,黑人男性会遭受灭顶之灾。这类种族偏见经过几十年的强化,进入20世纪后,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夫白妻”类跨种族婚姻仍然持否定和敌视态度。史密斯在《南街》里描写了白人和黑人对跨种族已婚人士的厌恶、愤怒和敌视。他通过小说人物黑人丹(Dan)之口,讲述了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结婚后的生存窘境:“看上去很虔诚的老太太,盯着你看,似乎你在干大逆不道之事;年轻妇女盯着苏泽特(Suzette)看,似乎她是个肮脏的女人;老头子盯着我看,似乎我在侵犯他们的女儿;年轻人盯着我们看,似乎想开枪杀掉我们。”^[7]⁸²大多数白人理解不了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的爱情和婚姻。他们或者把黑人男性看作是强奸犯或胁迫犯,或者认为白人女性是妓女或疯子。在他们眼里,白人女性是不可能爱上黑人男性的。因此,白人男性一见到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呆在一起的情况,总觉得黑人侵犯了白人的尊严,于是情不自禁地对黑人男性发起暴力攻击。白人的暴力倾向来源于种族主义思想“白人至上论”。此外,史密斯还讲述了另一个事件:白人姑娘克里斯汀(Kristin)和黑人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s)结婚后,无法在条件好的住宅区租到房子,原因是白人房主拒绝把房子租给这对“黑夫白妻”夫妇,把他们视为白人社会不能容忍和接纳的“他者”或“异类”。为了维护自己“高人一等”的种族心结,白人拒绝把白人聚居区的房子租借给黑人。克劳德和克里斯汀结了婚,形成了事实上的越界婚姻,得到了当时美国法律的承认,但是在种族主义者眼里,这样的婚姻是对白人血统论的挑战,因此,他们的婚姻得不到白人社区的普通认可。

其次,消极文化移入是系统力量影响和制约跨种族婚姻的第二只隐形之手。消极文化移入是指黑人吸收了白人文化的糟粕或内化了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给黑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消极的效果和影响。在种族主义氛围里,黑人对白人文化中歧视、贬低黑人思想的内化,通常会产生恶劣的后果。内化了种族主义思想的黑人会渐渐地把白人的偏见看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自认低白人一等,慢慢地习惯被白人歧视的社会环境。在这部小说里,史密斯通过黑人人物的生活观察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美国社会消极白人文化移入所导致的恶果。美国主流社会通过书籍、电影和学校教育传播白人至上论和种族歧视思想,导致白人把黑人视为低等人类和强奸犯。同样的,黑人也把白人视为处处欺压黑人的恶魔。白人对黑人的主要偏见是黑人懒惰、愚蠢、下流、不爱卫生、举止粗鲁等,认为黑人男性与白人女性的性关系是对白人种族的最大侮辱和伤害。^[8]消极的文化移入极大地贬低了黑人的人格,传播了种族偏见,加剧了种族隔阂。正如黑格尔所言,“从人的社会性出发,看到人是社会存在物,每个人都不能独立存在于社会中而不受他人的影响,每个人都会与他人之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9]因此,消极文化移入与种族主义社会的系统力量暗合后形成一股隐形势力,导致白人青年在骨子里蔑视和敌视黑人,把每一个黑人男子都看作是毁灭白人女性贞洁的嫌犯和打击对象。

再次,史密斯在这部小说里所描写的执法偏见指的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受种族歧视心理的影响对黑人所产生的偏见,这种偏见往往会导致执法不公或粗暴执法。“在美国,肤色界限是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白色肤色本身就代表了社会结构上的优势和种族优越性,相反黑色肤色则是低等和劣势的象征。”^[10]史密斯在这部小说里描写道,“每个城市最坏的警察都集中驻扎在黑人社区,在黑人心中似乎在所有的美国人中最坏的就是警察。粗暴执法是一个普遍现象。近年来,警察采用暴力恣意迫害黑人的事件比比皆是。”^[7]⁷⁷在这部小说里,黑人丹和白人妻子苏泽特走在大街上,时常被警察拦截下来,警察或者把丹看作是性骚扰者,或者把苏泽特看作是和黑人男子鬼混的白人妓女。这样的情形使丹夫

①《黑人法典》(Black Codes)指的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南部各州为保持和恢复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而制定的一系列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法律,旨在限制黑人的自由迁徙,禁止黑人和白人的跨种族婚姻,缩小黑人的就业范围等。密西西比州于1866年率先颁布了《黑人法典》。此后,南方各州纷纷效仿,严重恶化了美国南方的种族形势。

妇的身心遭受到巨大伤害。另一对“黑夫白妻”克劳德和克里斯汀也遭遇同类事件。他们在街上散步,时常被警察查验身份,有时警察不相信他们是夫妻,居然还押送他们回家,查验其结婚证。警察对“黑夫白妻”现象的反感和刁难是其滥用职权和执法偏见的显性表现形式。

因此,社会系统力量在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主导下对“黑夫白妻”类跨种族婚姻的误解、反感和敌视犹如一只巨大的隐形之手,颠覆美国法制和人性之善。史密斯把婚姻伦理纳入整个社会生活的持存和发展中进行考察,为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婚姻注入更多的社会伦理意蕴。种族心结、消极文化移入和执法不公的相互作用,严重伤害和威胁了美国社会跨族裔婚姻的合法权益,导致美国社会婚配伦理的沦丧,破坏了美国社会的正常种族关系,加剧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隔阂,妨碍了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建立。

二、情境力量的显形之手

跨种族婚姻是异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涉及到种族情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等表层和深层的文化交流。20世纪上半叶,在法律层面上黑人和白人是可以结婚的,但是在民间层面上种族偏见导致越界婚姻受到白人社会的歧视和排斥。美国南方三K党徒的残余分子鼓动白人青年对娶了白人妻子的黑人实施暴力攻击,由此而引起种族冲突,导致黑白双方的无辜者受到殴打或伤害。^[11]种族主义思想构筑的情境力量场一旦形成,黑人和白人的人际关系就时常被引向崩溃的边缘。笔者拟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南街》里情境力量场摧毁越界婚姻的显性之手:种族自尊、种族泄愤和种族冲突。

种族自尊表现为一个人对自己种族成员和文化的认同感,强烈反对一切侮辱本种族成员或本种族文化的言行。具有强烈种族自尊心的美国黑人不会容忍任何欺负黑人的事件发生。史密斯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在南街发生的黑人维护种族自尊的事件。一天晚上,迈克尔(Michael)和菲利普(Philip)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围观者都是白人,那个黑人显得孤立无援。其实,这个争吵是两人在街上走路时的不小心碰撞所引发的,并没有很明显的对错。当时的情境力量场激发了迈克尔的种族自尊心,他认为是那个黑人遭到白人的欺负。于是,迈克尔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对着那个白人就是一顿猛揍,旨在捍卫黑人的种族自尊。此外,史密斯还描写一个事件:克劳德夫妇和丹夫妇在一家餐馆就餐时,进来一群白人。这些白人非常反感白种女人和黑人呆在一起,因此,有个白人不满地骂了一声“nigger”(黑鬼)。^{[7]107}那个白人的骂声极大地伤害了克劳德的种族自尊心。克劳德认为那个白人骂的不是个别黑人,而是整个黑人民族。克劳德为了维护心中的种族自尊,于是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在拳头上,一拳把那个白人打得休克过去。克劳德和迈克尔的行为显得有些粗暴,但这些行为的原动力来自于其黑人民族的种族自尊心。种族歧视和偏见使美国种族主义社会成为一个火药桶,在一定情境力量场的作用下就会被引爆,导致相应暴力事件的发生。

史密斯笔下的种族泄愤指的是在一个多民族或多种族的社会里某个民族或种族的人员在受到另一个民族或种族的伤害、打击或侮辱后所爆发的一种愤怒,通常会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他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白人和黑人种族泄愤的情节。由于长期受种族偏见的毒害,不少白人青年对与白人女性结婚的黑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嫉妒和仇恨。当黑人克劳德和黑人丹带着他们的白人妻子从一家夜总会出来的时候,目睹了自己汽车被毁的惨状:“每个车胎都被砍烂,每个车窗都被砸碎。”^{[7]84}原来是一帮白人少年趁他们在夜总会里玩的时候,故意损坏了他们的汽车,以发泄种族愤怒。此外,史密斯还描写黑人方面的种族泄愤。丽儿(Lil)是黑人斯利姆(Slim)的前女友,也是白人皮特(Pete)现在包养的情妇。斯利姆因反对白人老板皮特压榨黑人员工的行为而遭到其手下的毒打,丽儿想前去救助,但遭到皮特的强烈阻止。丽儿虽然与斯利姆分手了,但她认为皮特毒打的不仅是其前男友,而是对整个黑人种族的蔑视和侵犯。因此,皮特的暴行就形成了一个情境力量场,为丽儿的种族泄愤提供了内驱力。丽儿认

为皮特的行为不但践踏了她的人格，而且侮辱了黑人种族。于是，丽儿假装顺从皮特的淫欲，趁其不备，用嘴里暗藏的刀片割断了他的喉咙，以极端的方式捍卫黑人的种族尊严。

种族冲突是种族矛盾上升到一定阶段后所产生的激烈对撞，通常表现为黑人和白人两大阵营的非理性暴力事件。在《南街》里，一帮白人青年看到黑人丹和白人妇女苏泽特亲密地站在路边谈情说爱，于是心生嫉妒和不满，借故把丹毒打了一顿。丹被白人毒打的事件传遍了南街，许多激进的黑人青年闯入白人聚居的格蕾丝·费里地区袭击单身外出的白人，造成了白人的不少伤亡。白人区的白人青年也展开了报复行动，不时闯入黑人居住区毒打黑人。双方拉锯战式的种族冲突导致许多无辜者受伤和死亡，双方的矛盾不断升级。史密斯在这部小说中专门描写了种族冲突对无辜者的伤害。黑人青年菲利普生性怯弱，反对种族暴力，追求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可是，在小说末尾处，他也成为了种族冲突的牺牲品。他在黑人区和白人区之间的一个地段走路时遭到一名白人少年的袭击。那名白人少年把路边的一块有棱角的石头扔向菲利普，砸中了菲利普的太阳穴，导致菲利普头破血流，倒地而亡。菲利普的死亡进一步激化了黑白双方的种族冲突，把当地的种族关系引向毁灭的边缘。当地警察在处理冲突事件时，只抓袭击白人的黑人，而不抓袭击黑人的白人，这使得费城地区的种族形势更加紧张，更加恶劣。

因此，从《南街》可见，种族歧视所导致的情境力量场使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从紧张走向恶化。在社会情境力量的左右下，黑人与白人的婚姻问题在“个体道德自由的过程中遭到具有更大行动力和社会权力的实体个体的‘道德捆绑’和宰制，从而丧失完全的道德自主性。”^[12]这个道德捆绑指的就是种族婚配理论的道德束缚，大多数人不敢闯入越界婚姻的红线，害怕遭到社会的歧视、排斥和打击。种族主义情境场使黑人和白人的生活步入一个可怕的婚配伦理怪圈，那就是白人在现实生活中敌视和迫害与白人女性婚配的黑人男性。白人的攻击和黑人的反抗都是情境力量作用下的表现形式。其实，白人对黑人婚配自由的限制和迫害都是违背社会伦理的，且与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格格不入。

三、个体力量的多维之手

个体能量的最大发挥有助于集体能量的最大释放。现代文化颠覆了以丧失个体为代价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明确了“人”的价值；它充分肯定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和潜能，肯定个人的努力，把人看成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人在个体价值的追求中建构自己的身份。从黑格尔的社会伦理观来看，“身份，是个体对于自我认识的体现，对身份的认同代表着个体对自我所处种族和文化特征的接受和认可。”^[13]在《南街》里，史密斯讲述了种族主义语境下黑人和白人建构自己身份的张力和窘境。笔者拟从以下方面来研究这部小说里个体力量影响和约束跨种族婚姻的张力之手：朋友的张力之手、兄弟的张力之手和夫妻的张力之手。

在美国种族主义社会环境里，朋友劝阻和不理解越界婚姻的言行会导致当事人与朋友之间的张力，朋友劝阻的力度越大，对当事人的婚姻追求的阻力也会越大。在这部小说里，史密斯从三个方面描写了朋友对越界婚姻的阻止张力：绝交、疏远和反感。黑人克劳德和白人妇女克里斯汀举行结婚仪式时，只有几个人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克劳德的黑人朋友没有来，克里斯汀的白人同事们也没有来。史密斯在小说里通过全知视角向读者介绍了克里斯汀所面临的人际关系窘境：“他们[克里斯汀的朋友们——作者注]显示出对这件事的恐惧，警告她[克里斯汀——作者注]说，她在干傻事，在自掘将来的后悔之墓。他们拒绝去参加她的婚礼，从那以后不再与她来往。”^{[7]62}克里斯汀的婚姻不但没有得到朋友们的祝福和帮助，反而遭到了无情的遗弃。之后，与克里斯汀来往的白人朋友只剩下了暗恋者戈登(Gordon)先生，克劳德的朋友也一下子全离开了。克劳德的一名黑人朋友曾经当面质问他，“克劳德，想问你一些事情。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你没有发现这件事很滑稽，对吗？和一个白种女人结婚干

嘛?”^{[7]128}黑人朋友觉得克劳德仪表堂堂、德才兼备,完全可以找一个漂亮的黑人姑娘为妻,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去找一个敌人阵营的女人。朋友们的疏远给克劳德和克里斯汀的越界婚姻造成了一股无形的压力,使他们的生存困境雪上加霜。

史密斯还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兄弟对越界婚姻的否定和不理解,揭示了跨种族婚姻与亲情的剧烈冲突。当克劳德向家庭成员宣布自己的婚礼时,二弟迈克尔当场表明不同意他娶白种女人。迈克尔认为,十年前,亲生父亲死于白人之手;白人已经与他们家结下了血海深仇,克劳德与白种女人的婚姻无异于对黑人种族的背叛和对鲍尔斯家族的背叛。迈克尔当面指责克劳德,“肉欲!纯粹而十足的!充满了肮脏!肉欲!你和我?——我们是畜生,克劳德!……我在那一时刻就不喜欢她!她也相信那个迷信吗?我觉得她信了!我认为,她和你结婚是出于肉欲!”^{[7]185}迈克尔认为,克里斯汀相信了黑人性功能超强的传言,为了追求肉欲的享受才和克劳德结婚的,同时他认为克劳德与她结婚就是因为她是白人,意图背叛黑人种族。迈克尔的思想代表了当时黑人社区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此外,克里斯汀的弟弟吉米(Jimmy)非常热爱自己的姐姐,对姐夫克劳德也没有恶感,但不相信姐姐是真的爱克劳德。他对克劳德说,“她深深地觉得社会对不起你和你的黑人种族,错把她的同情当成了爱。……如果你爱她,你就应该放手,让她脱离这种折磨,这种孤独。”^{[7]203}吉米认为,外界对姐姐一家的孤立状态会影响姐姐的幸福生活;因此,姐夫应该主动和姐姐离婚,指出克劳德对姐姐最大的爱就是和姐姐离婚,别再纠缠他的姐姐。双方弟弟的误解都严重伤害了克劳德夫妇的人格和自尊心,加大了他们追求自由婚姻和幸福生活的在外阻力;亲情的疏离导致其内心的张力不断升级,为他们后来的婚姻破裂打下了伏笔。

夫妻间的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是婚姻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但是,一切为对方好的心理有时也会生成一股张力,危及婚姻关系的持续发展。在这部小说里,克里斯汀之所以愿意和克劳德结婚是因为克劳德能懂得她的心和她的音乐追求;克劳德之所以愿意和克里斯汀结婚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心灵相通。外界的压力导致克里斯汀在家里郁郁寡欢,克劳德也觉得内疚不已。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疏远和警察的无礼骚扰使克劳德觉得这个婚姻伤害了克里斯汀,于是产生了和她离婚的想法,使她免受种族偏见的伤害。^[14]克里斯汀也感受到种族歧视对其婚姻的威胁和伤害,于是她对克劳德提出了自己的离婚想法,“不是因为你不爱我,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因为这种社会环境伤害了你的心。这些痛苦,这些事件,这种孤立状态,这个无法解脱的困境。他们对人的灵魂具有摧毁性的作用。这种情形还会延续下去,延续下去,没完没了。”^{[7]220}克劳德夫妇在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困境中苦苦地挣扎。后来,三弟菲利普被白人打死后,克劳德放弃了和克里斯汀一起移民加拿大的计划。他想留在美国,利用自己的才能,帮助黑人大众,消解因菲利普之死可能导致的更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因此,克劳德直接告诉克里斯汀,“我已经决定离开你了,因为我了解我自己,了解我必须做的事;因为我了解你,也了解你从来都不愿做的事,你弟弟的话是对的。”^{[7]250}克劳德的话语阐述了离开克里斯汀的两大理由,一是要留在美国费城继续从事黑人的维权事宜;二是让自己最爱的女人摆脱种族主义的社会环境,寻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最后,克劳德与克里斯汀离婚。实际上,克劳德已经把自己与克里斯汀的关系在更高的精神境界里合二为一,认为克里斯汀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其婚姻观达到婚姻伦理的至境界。

由此可见,朋友、家庭和夫妻之间所形成的个体张力摧毁了奠基于真爱之上的越界婚姻。然而,脱离了越界婚姻的克劳德和克里斯汀也不会获得好的结局,以后日子会长期困扰于残酷的精神放逐。越界婚姻既不为白人社区接受,也不为黑人社区接纳。越界婚姻的失败揭露了个人力量迎合社会规训的要求后对当事人所造成的伤害。克劳德和克里斯汀的婚姻悲剧的根源就是个人与群体的割裂和群体与个人的不相容,使个人最终只会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混乱和危机之中。朋友、家人和夫妻之间的“善意”干扰和劝阻导致越界婚姻的破裂,揭示了种族背景不同的人在种族主义社会里追求幸福婚姻的艰辛和磨难。

四、结 语

史密斯的种族伦理观是黑格尔社会伦理观在美国黑人问题上的文学再现和哲学延伸。在《南街》中,史密斯通过越界婚姻的悲剧描写,强有力地斥责了种族主义思想对白人和黑人的压抑和心灵毒害。克劳德和克里斯汀自身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自由恋爱的勇敢追求是他们跨越种族界限的主要动机。尽管他们的越界婚姻不为社会、家人和朋友所接受,他们的壮举导致个人身份与群体关系的割裂,并陷入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但开创了推进美国种族关系发展的新尝试。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前夜,史密斯关于越界婚姻的描写对启发美国读者的种族觉悟和社会正义感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在这部作品里,史密斯所关注的焦点是美国社会系统力量、情境力量和个人力量对越界婚姻的制约和毁灭,揭露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曝光了美国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这部小说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社会伦理观,在对美国种族主义社会伦理进行批判的同时,还传递出对未来建立美好社会的强烈希冀。史密斯拓展了美国城市自然主义小说的主题空间,抨击了白人种族主义和黑人内化种族主义所构成的系统力量和情境力量对追求跨种族婚姻的阻碍、压抑和伤害,凸显了人性的伟大与局限性。因此,史密斯的创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所开创的非裔美国城市自然主义文学传统,对21世纪初非裔美国创伤小说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LEROY H. Portrait of an Expatriate—William Gardner Smith, Writer[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85:98.
- [2] ELISABETH P. Can Anything Beat White? A Black Family's Letters[M]. Jackson: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2005:45.
- [3] 黑格尔. 精神哲学[M]. 杨祖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13.
- [4] CARL H. The Negro Novelist: 1940—1950[M]. New York: Citadel, 1970:98.
- [5] MICHEL F. From Harlem to Paris: Black American Writers in France, 1840—1980[M].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1:65.
- [6] ROBERT L. Black Fiction: New Studies in the Afro-American Novel since 1945[M].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80:242.
- [7] WILLIAM S. South Street[M]. New York: Berkley, 1954.
- [8] STANLEY S. You Must Go Home Again: Today's Afro-American Expatriate Writers[J]. Negro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1973, 7:80-82.
- [9] 郝爽. 黑格尔的婚姻伦理观[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215-217.
- [10] 周蕾. 黑白混血儿的越界悲剧——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解读人性的污秽[J].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58-62.
- [11] HENRY G. Life upon These Shores: Looking at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1513—2008[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1:87.
- [12] 阳姣. 黑格尔婚姻伦理思想的精神哲学[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8-13.
- [13] MARK M. The Faking of the Americans: Passing, Trauma, National Identity in Philip Roth's The Human Stain[J].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05, 66(3):365-389.
- [14] ROBERT B. The Negro Novel in Americ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49.